



詩情書意： 國家圖書館古籍善本雜詠之一

盧錦堂 ◎ 國家圖書館退休同仁

◆ 與古心心相印（代自序）

我在國家圖書館特藏組服務逾二十年，這段期間，與古籍結下了不解緣。

國家圖書館前身即民國22年於南京成立籌備處的國立中央圖書館，長久以來，因珍藏12萬餘冊古籍善本而享譽國際漢學界。我剛進入還未改作今名的國立中央圖書館工作初時，正撰寫我的中國文學博士學位論文，滿腦子都是考證，自然將從指導老師和相關科目教授那裡習得的治學態度應用到特藏組工作上，而且一直自許從事這些工作也跟做研究沒甚麼不同。每當在古籍著錄方面找出未經指陳的前人錯誤，或者對有關作者、內容、版本各方面的問題考證到可能答案，即不禁為之雀躍。但有不少時候會遇著無法馬上解決的疑難，可是傷透了腦筋。

直至讀過清人黃丕烈、近人傅增湘、鄭振鐸，以及時人黃裳等所撰題跋、書志、書話之類作品，深受感動。原來要為古籍撰文，既非惟有不厭其煩地考證和近乎機械式地著錄，亦非須謹守正式規範，並經得起學院中少數專家嚴苛的考評不可。這些著述既追憶書林掌故，亦記錄難得材料；可以是一條註文的糾錯，也可以是一篇臆作的辨偽，無拘無束如讀書隨想，娓娓道來如文物鑑賞；每一本書都取來不易，每一本書都屢經前輩摩挲；更透露藏書家訪書的艱辛、得書的愉悅和聚書的樂趣。總之，字字洋溢摯情，讓一般讀者願意去聆聽古來作者，甚至包括愛書人的心底話。捨棄正經八百的筆觸，拉近古今時空差距，可說另闢蹊徑，很快的亦為我所喜愛。

我在國家圖書館特藏組工作，幸運的經常有機會翻閱古籍善本，而檔案裡記載的，老同人口中稱道的，亦多關於古籍善本，瞭解到善本固然可貴，前人付出的一切同樣可貴；漸漸的更多了深刻體會。近時，可說由於近代藏書家傅增湘《雙鑑樓藏書雜詠》著作方式的啟發，促成我撰寫《國家圖書館古籍善本雜詠》的構想，要用詩的語言來表達個人面對珍貴館藏那份感動。大抵一部善本書一首七絕，偶有不限一首的。詩後除錄有所詠古籍的簡單版本資料之外，主要是撰寫短文一篇，針對詩中所涉及基礎論據、版本特色、遞藏源流、鑑賞辨識和軼聞掌故等略作解釋，偶或抒發一己感觸。此外，並附書影。筆者希望借此初步認識古籍善本，即古籍善本不僅具備可供研究的學術價值，還包括動人心弦的文物價值。

「詩情書意」，最初擬題為「堪珍」，意指所詠古籍都是值得我們世世珍惜的；這種珍

惜，源自我們與古代作者、前輩藏書家的心靈契合。

◆ 《雪庵字要》

其一

汲古曾藏菟園跋，
明鈔字要客偏拿。
涵芬重遇還珠日，
但願孝翁世傳家。

其二

錢氏敏求舊載存，
雪庵大字論評專。
藏家珍重親鈐記，
寒瘦目中復著痕。



《雪庵字要》

一卷一冊 / (元) 李溥光撰
明鈔本 / 特藏編號06683
版匡高18.9公分，寬13.5公分
四周單邊，無界行 / 每半葉9行，
行19字 / 版心白口，單白魚尾

李溥光，字玄暉，大同人。少為頭陀，號雪庵和尚。元大德中詔蓄髮，授昭文館大學士。本書〈大字說〉篇末即署「至大元年（1308）菊月望日圓悟慈慧禪師資善大夫昭文館大學士李溥光雪庵書於翰林院文會軒」。

此書說的是毛筆大字書寫重點。「取以『永』字為則，設其八法之要，集而成式」，因為「簡明易見」，故後來或刊印行世，或繕寫以傳，從詹恩、葉勝各自撰於永樂9年（1411）、宣德4年（1429）的序中即可得知。

書中鈐有明毛晉（1599-1659）、毛辰（1640-1713）父子印記，知是汲古閣舊藏。卷前扉葉又有清著名藏書家黃丕烈（1763-1825。號蕘圃）手書題記，稱此書之名見于錢曾（1629-1701）讀書敏求記，近日琴川書賈攜來，以緡錢一千易得云云。近人鄧邦述（1868-1939。字孝先）《寒瘦山房鬻存善本書目》卷五著錄；在此明鈔本卷前，鄧氏復有手書題記，以為當是嘉靖、隆慶間鈔本，且經毛、黃先後藏幸，「後人其寶視之」。

近人除鄧邦述之外，張元濟（1866-1959。號菊生）亦有手書題記，合觀二者，竟是一段書林佳話。原來在民國7年（1918）7月，張氏自上海赴北京，曾往訪鄧氏，提及最近收到秘籍有此。鄧氏先已購得此鈔，因疑世上何以有相同二本，連毛印、黃跋都是真的。急著要取所藏來對勘，卻遍搜不獲。翌日詣張住所，求見此書；及開卷，鄧氏認出為一己舊藏。旋查知係被客人攜走，撕去鄧氏題跋，賣到琉璃廠書肆，後為張元濟收得。張氏既知原是鄧氏物，便慷慨相贈，鄧氏亦即借與張氏印入《涵芬樓秘笈》中。世間情義，讀來不禁動容。時值溽暑，執筆至此，頓覺心脾沁入一股清涼，鬱熱似消。